联合国 S/PV.8685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六八五次会议

2019年12月16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诺曼-沙莱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比利时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
	中国	张军先生
	科特迪瓦	阿多姆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特鲁略尔斯·亚布拉先生
	赤道几内亚	埃索诺·姆本戈诺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尔先生
	德国	霍伊斯根先生
	印度尼西亚	查尼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秘鲁	乌加雷利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库兹明先生
	南非	莫加绍阿女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罗斯科先生

议程项目

非洲和平与安全

西非族群间暴力和恐怖主义

19-40920 (C)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和平与安全

西非族群间暴力和恐怖主义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者参加会议：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伊本·钱巴斯先生以及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梅尔·谢尔吉先生。

钱巴斯和谢尔吉分别在达喀尔和亚的斯亚贝巴通过视频电话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钱巴斯先生发言。

钱巴斯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美国和科特迪瓦组织今天的通报会。族群间暴力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将尝试着重谈谈西非和萨赫勒的一些动态以及地方、国家和区域行为体一道参与的相关对策。

如安全理事会成员所知，最近几个月前所未有的暴力震惊了这个区域。上周尼日尔伊纳特斯军营遭受的可怕袭击仍让该区域心有余悸。萨赫勒区域五国集团国家元首昨天再次呼吁构建更强有力的联盟，并加大支持力度。他们还强调，政府、民众以及安全和国防部队三者不应退让。平民和军事目标持续遭到袭击动摇了公众的信心，而部署在该区域的国际部队也遭受了重大损失。我们必须赞扬在西非和萨赫勒各地开展工作的国防和安全部队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该区域的事件表明，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族群间暴力很容易相互交织。尽管如此，必须避免将三者混为一堂，并对助长各种暴力的因素作出区分。导致局部冲突的当地因素已被记录在案，其中包括治理不足、自然资源管理不善、不平等和边缘化、腐败以及政府普遍未能履行其统治职能、特别是安全和司法职能——尤其是在偏远地区。

关于暴力极端主义，该区域武装团体的战略和目标是众所周知的。早在2012年，基地组织就明确指示其在通布图的武装人员，利用当地的事态来扩散极端主义。他们的伎俩包括利用当地的不满和境内的人员流动，还充分利用国家的薄弱。这些极端分子在其控制地区提供安全、保护、社会服务以及司法。从他们的角度说，长期的不满对于他们的目标有利。

游牧所致的冲突是该地区最为暴力的一些地方性冲突，极端团体成功地跻身于这些冲突的解决。加奥附近的一个经济和伊斯兰法庭在这些冲突中对赔偿和惩罚做出判决。牧民与极端分子之间的安排造成整个地区深刻的社会隔阂。然而，我们必须避免一概而论。他们的关系因国家或地区不同而迥异。各种人为因素、武器泛滥、自然环境恶劣、沙漠扩大以及气候变化，这些都是与游牧有关的重要问题。但是，让我们牢记，西非近70%的民众仍依赖农业和牲畜饲养谋生。因此，找到办法以确保牧民和农民和平共存刻不容缓。

该地区许多国家反恐斗争本身的性质引发了其它形式的族裔间暴力。此外，它们没有足够的安全部队来提供充分的地域覆盖。把任务分包给地方防御部队或者民团是一把双刃剑。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西萨办）一直在向若干意识到这些风险的国家政府倡导改进法律框架，采取更长远的做法。

关于该地区的宗教暴力，今年是尤其残暴的一年，尤其是布基纳法索发生了空前的反基督教的袭击事件。袭击制造者与其他暴力极端分子一道，利用族裔内部的暴力，将数十万民众赶出自己在北部和中北部地区的家园。这种逃亡导致境内流离失所者达到50万人，而去年同期只有约5万人。今年，我们在Tillbéri和迪法附近观测到类似的有针对性

的宗教暴力情况。以意识形态为动机的暴力可因冲突而延续，因争夺土地或水源而撕裂社区。但是，这种暴力有其自身的成因和缘由，因此需要区别对待。政府、当地行为体、区域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已动员起来，处理这种多层面的暴力。我谨概述一些协同对策和当前的战略框架。

在秘书长的领导下，联合国的萨赫勒对策加大了跨支柱的侧重。在整个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多机构举措把安全、发展、法治以及人权干预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做法立足于支持本国政府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加强协同增效的伙伴关系。我们现已具备多种有用的工具，包括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的合规框架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继续把治理问题作为侧重点。司法体系薄弱仍是国家对策中一些最关键的不足。多个国家的政府非常欢迎七国集团和萨赫勒联盟的多项举措努力加强司法与警察机构。在这方面，联合国系统也应动员起来。

区域组织仍是我们解决该地区冲突的第一对口方。近期暨11月份在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帮助下，在巴马科召开的非洲联盟关于获取自然资源与族群间冲突问题的会议为预防和解决当地冲突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谢尔吉专员提出建议之前，我谨呼吁安理会支持巴马科宣言的执行。安理会还应支持地方举措。最近数月，我们看到，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发起的基层对话导致在遏制牧民同农民间的暴力方面取得进展。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还借鉴传统的争端解决机制，收集该地区的各种最佳做法，特别是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办法正在许多西非国家施行，包括寻找共同点、拿出政治意愿、当地行为体表现出勇气以及妇女和青年的参与。

正如安全理事会第2250（2015）号决议所强调的那样，青年是这些对策的核心。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是处理仇恨言论的一种手段，可在遏止暴力理念和宗教不容忍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有许多基层举措，如尼日利亚博尔诺、阿达马瓦和Yobe州的宗教间联盟，它们积极努力制止青年党招募人员。当地的调解人员还得益于2013年发起的总部设在芬兰的宗教和传统调解人网络的支持。整个地区国家一级的双边援助也在越来越多地顾及基层的和解倡议。

安理会可在支持这些努力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除提供捐助和技术支助之外，安全和执法问题上的援助也依然至关重要。要掐断武装团体使用的资金和支持渠道及其与非法贸易的关联，就需要国际上的合作。专家小组建议的定向制裁和其它措施与这一情况中的杠杆作用相关。特别是非法贩运黄金的行为越来越多地被记录和揭露。9月在瓦加杜古举行的西非经共体峰会和昨天在尼亚美举行的五国集团峰会，以及计划在于12月21日在阿布贾举行的西非经共体峰会上进行的讨论，突出表明了坚定不移的区域团结和终结这一暴力的承诺。

在此关头，安全理事会对该区域的支持不能动摇。提交秘书长的报告和1月份关于西非办任务规定的磋商将为我们提供更多机会来审查该区域安全动态的复杂性以及实现和平与安全的途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特别代表查巴斯的通报。

我现在请谢尔吉先生发言。

谢尔吉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12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对向我发出邀请表示感谢，这反映了我们两个组织之间日益增长和出色的伙伴关系。

我还要赞扬安理会首次讨论西非族裔间暴力和恐怖主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痛苦的现实，关系到我们所有人。因此，我们都应该负责任地、集体地加以解决。我要感谢我的兄弟查巴斯先生的通报和他提出的相关建议。

局势令人担忧。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再次发动暴力武装袭击，最近在Inates、尼日尔和马里发生的袭击就是明证。布基纳法索几乎每天发生的袭击也表明，该地区人的安

全状况日益恶化。尽管各国、土著民间社会组织和国际社会努力恢复安全，但情况依然如此。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该区域武装团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武装团体参与非法活动，包括武器贩运、手工开采黄金、摩托车和燃料销售、偷牛及偷猎等，以便为其行动提供资金。它们还参与当地冲突，不仅助长冲突，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充当调解者或交战社区之间的干预力量。武装团体还利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的邻国作为其非法活动，例如销售或购买摩托车、零部件及化肥的中转区。它们还通过出售偷来的牲畜供尼日利亚、贝宁、多哥、加纳和科特迪瓦等国消费来资助其活动。

该区域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加剧了快速和缓慢发生的灾害、粮食不安全、缺水及季节性游牧冲突，安全局势由此进一步加剧。粮食不安全的威胁将在未来几年挑战该区域公民的复原力，并有可能使弱势青年容易受到犯罪和极端主义团体的言论和宣传的影响。

这一毁灭性状况进一步造成了需要我们关注的严重人道主义局势。我想到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因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行动而关闭的2850所学校。数百名男孩和女孩被极端主义团体征募、绑架、强奸和杀害，对他们的家庭和社区造成心理社会影响。国家在边缘地区的有限存在也阻碍了其向社区提供保护的努力。即使在有政府存在的地方，政府当局仍然感到困惑和受到挑战。对传统的冲突管理机制的信任和信心也大大削弱。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协助该区域各国政府加强在边缘地区的国家权威。

我们非洲联盟（非盟）从一开始就通过支持该区域解决危机的努力来处理这一问题。我们认识到通过多边国际伙伴关系，包括通过努瓦克肖特进程、萨赫勒五国集团及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发起和维持的活动和倡议取得的进展。

我还要借此机会指出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任务期限延长。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对这一问题感到关切，已请求委员会在其4月9日第838次会议上与其它相关组织和机制合作，制定一个有效预防、管理和解决地方冲突，包括族群间暴力、季节性游牧和土地纠纷的可信框架。

非洲联盟与马里政府合作，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于11月28日和29日在巴马科召开了一次主题为“获取自然资源与社区间冲突”的部长级会议，会上通过了《巴马科宣言》。《宣言》包括围绕七个关键目标提出的一系列建议。

首先，《宣言》鼓励成员国签署和批准相关法律文书并将其纳入国内法，以促进实施《宣言》中商定的行动。

第二，《宣言》敦促非洲联盟委员会与适当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区域机制合作，制定一个预防、管理和解决地方冲突的政策框架，并附有一项行动计划。

第三，《巴马科宣言》呼吁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支持地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以适应性和创新性方法预防和管理社区间冲突的努力。

第四，《宣言》还呼吁在必要时部署非洲联盟工具，特别是非洲联盟边境方案，以协助会员国努力加强社会凝聚力和社区安全。我高兴地报告，在这一方面，通过非洲联盟边境方案，已在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贝宁、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等国（仅举几例）开始工作。

第五，《宣言》敦促非洲联盟委员会与成员国合作，调动财政资源以投资于地方社区发展和安全项目。

第六，《宣言》要求确定和制定良好做法和政策及使其标准化，并加以推广。

第七，《宣言》建议启动一个有关这场冲突的所有具体数据的所有权的共同反思进程，并促进达成尊重当地传统和价值观的非洲解决办法。

最后，《宣言》呼吁协调促进社区间社会凝聚力，特别是恢复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信任的干预措施，并确保传统和国家主导的司法机制能够迅速和公平地应对透明度和就近的需要，以赢得有关人民的信任。

最近，在12月13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欢迎巴马科宣言，确认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遏止地方冲突的路线图，这些冲突破坏了我们为在2020年平息枪炮声做出的努力。我们期待同联合国和我们的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及各机制一道努力，落实这些建议。

实际情况是，尽管我们作出种种努力，但仍未能集体扭转这一趋势。相反，局势在不断恶化。因此，除了呼吁安理会支持巴马科宣言，我还要说，我们必须进行重新设置。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进行重新设置。我谨就前进方向提出四点关键建议。

第一，我们必须创造性地重新思考我们为区域各国提供的军事支助。有关各国遇到的挑战超出了其应对能力。当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整体办法，这种办法势必涉及政治和社会经济行动，例如加强边缘地区的国家权力并提高国家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包括与法制、教育、基础设施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环境政策有关的基本服务。

第二，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可以在巴马科宣言指导下，以统筹兼顾的方式制订各项机制，在各领域为我们会员国提供支助。

第三，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应当联手共同主持一个协调机制，使超过16项与萨赫勒有关的战略更加协调一致。

第四，我们应当一起谴责对该区域特定群体的污蔑，因为它造成一种“人我殊途”的危险态度。

最后，我谨强调，我们必须加倍努力。该区域各国在区域和国际两级缺乏团结，令人不安。我们面临的威胁不分边界，有可能在非洲大陆内外快速蔓延。非洲联盟联合伙伴关系已经取得长足进展。萨赫勒和西非区域比任何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伙伴关系。我们希望我们多年来建立的合作精神将贯彻在我们为解决该区域面临的诸多复杂挑战所作的努力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谢尔吉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钱巴斯和谢尔吉大使通报情况。我还要感谢科特迪瓦与我们共同主持本次会议。今天的会议标志着该国在过去两年里强调西非存在的种种挑战的努力圆满结束。在本会议厅内，科特迪瓦是一个杰出伙伴，它的声音将令人难以忘怀。

首先，我要对将于1月份加入安全理事会的尼日尔朋友表示慰问。美国对在12月10的恐怖袭击中被杀害的70多名尼日尔士兵的家人表示最深切的同情。有鉴于最近这次袭击，我们今天召开会议，以便更好地理解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在西非和萨赫勒防止暴力极端主义。

在西非，随着一些圣战团体落地生根，暴力极端主义和族群间冲突激增。这些团体利用当地的不满情绪、缺少国家权力机构和现有的族群间紧张关系，为暴力活动推波助澜。在马里和萨赫勒，对安全部队发动袭击的频率和复杂性急剧增加，尤其是“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发动的袭击。“博科圣地”和“伊斯兰国西非省”也继续在乍得湖区域实施恐怖活动。与此同时，利比亚的长期冲突有可能使原本脆弱的萨赫勒变得更不稳定。

这种暴力活动给平民造成最严重的影响，削弱粮食保障并迫使90多万人流离失所。当各族群觉得他们必须为有限的资源展开争夺时，或者觉得他们不能指望政府提供基本基础设施、经济机会和保护时，他们更有可能心怀不满。一定要让公民们相信，他们的政府能够并且将会保护他们。否则，他们将寻求其他保护手段，包括加入暴力或犯罪团

体。善治和有能力且负责任的安全部队对于防止暴力至关重要。

我们应当如何扭转这一趋势，并创造必要条件来实现和平与稳定？解决办法有很多，我今天着重强调几种。

首先，仅采取军事对策常常不能解决暴力冲突的根源。暴力极端主义威胁之下的社会抗御力从社区主导的努力中产生。其次，西非和萨赫勒所有社区都应当享有包容各方的代议制治理方式。这包括获得基本服务和资源并对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领导人问责。第三，为维护问责制，各级民间领袖必须发挥积极作用，维护公民与其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

这并非空谈。美国实施了诸多方案，为这些解决办法提供支持。2017年和2018年，我们提供了超过55亿美元，支持西非的长期稳定与安全。在乍得湖区域，我们提供了近4.7亿美元的援助，以解决冲突的深层诱因并打击恐怖主义威胁。我们美国的“非洲青年领导人倡议”投资于能力建设，培养青年领导人在冲突中搭建桥梁和领导民主社会的技能。我们的“繁荣非洲倡议”支持城乡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生计。国务院的“萨赫勒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一种整体办法，以加强复原力并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这只是少数几例，说明美国如何与西非缔结伙伴关系，以促进该区域的繁荣、民主和稳定。但是，为打击区域暴力并加强稳定，我们需要区域各国政府作出更大承诺。美国支持尼日利亚努力结束暴力，为流离失所的社区迅速、自愿回返提供便利，并将暴虐行为责任人绳之以法。但是，我必须重申，需要为救援组织提供畅行无阻、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准入，以便向尼日利亚人民、包括受“博科圣地”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服务。

我们期待推动堪为基石的政治目标，例如执行源于阿尔及尔进程的《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但是我们始终感到关切的是，马里政府和签署协议的各武装团体在执行协议方面几乎没有进展。美国感到乐观的是，我们具备在这一至关重要的区域取得进展的集体能力。我们认为，与安理会和该区域各国政府一道努力，可以释放西非及其人民的无限潜力。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阿多姆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美国召开本次关于族群间暴力和防止西非暴力极端主义的公开会议，该区域因不断变化的安全挑战而深受影响，这些挑战影响该区域各国的稳定和生存。

我赞扬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梅尔·谢尔吉先生阁下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西萨办）主任穆罕默德·伊本·钱巴斯先生所作的出色通报和他们的中肯建议。他们的分析揭示，族群间暴力和暴力极端主义极其严重——不幸的是，这两种祸害将弱势民众、包括青年人乃至整个社区推向恐怖主义武装团体和跨境犯罪网络。

在此，我谨向为其本国和我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崇高事业作出最大牺牲的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英勇军人深表敬意，他们受之无愧。昨天，又有71名尼日尔军人牺牲，与其国家、家人和朋友永别。他们为国而死。我们希望他们的鲜血将促进我们大家都希望尽快实现的和平种子的成长，希望他们的牺牲不会白费。

我很高兴能在各位杰出通报人之后，代表安全理事会非洲当选成员国，即赤道几内亚、南非和我国科特迪瓦发言，分享我们三国对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共同观点。和平与安全问题虽然在西非尤为严重，但也是非洲许多地区存在的共同问题。我们的观点与根据非洲联盟倡议于11月28日至29日在巴马科举行的部长级会议通过、并得到联合国和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支持的关于共享自然资源和族群冲突问题的巴马科宣言完全一致。

从安全和人道主义的角度看，由于族群间暴力和恐怖袭击，导致数以百计的人死亡和数以千计境内流离失所者，2019年无疑将成为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经历的最黑暗年份之一。族群间暴力和恐怖袭击还导致许多学校关闭，致使成千上万儿童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此外，恐怖组织和跨国犯罪网络正在在许多国家机构薄弱或几乎不存在的地区逐渐获得立足之地。在理应由国家主权权威控制的地区，这些犯罪团体趁机利用族群间紧张关系，提供替代安全和社会安排。边缘化社区的不满，及其对保护的渴望，水资源、耕地和牧场控制方面的矛盾，以及缺乏基本社会基础设施和青年普遍失业等诸多因素，都是导致族群间暴力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原因。

面对整个地区乃至区外安全面临的这些威胁，我们有责任果断采取紧急行动，同时支持现有倡议，顾及导致族群间暴力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内在、跨国和外部原因。为此，安全理事会非洲当选成员国赞同通报人的建议，认为应在促进建设性和包容性全国对话的基础上，在多层面解决的方针框架内制定应对现有安全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对策。

因为各国负有提供安全，满足本国人民社会需求的主权责任，因此，地区各国需要拥有回应和解决民众关切的必要能力。因此，各国克服其安全和国防、早期预警、族群间暴力管理及消除贫穷与失业领域的弱点很重要。贫穷与失业助长暴力极端主义。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国谨借本次辩论之机，再次呼吁增加对萨赫勒五国集团和乍得湖流域委员会的支持，以便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和多国联合特遣部队进一步开展行动；并支持各种发展举措，促进受族群间暴力影响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复苏。

但须牢记，加强国家安全和社会领域的能力不会有成果，除非同时采取措施，消除族群对公共当局及安全和国防军的不信任。因此，我们坚信，大胆促进与边缘化社区的包容性对话，将有助于确保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考虑到他们的需求，可防止族群间暴力的螺旋形上升，而族群间暴力螺旋形上升则反映对话的深层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民间社会和媒体也应在防止族群间暴力和极端主义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民间社会具有多面性，因此可召集社区领导人、妇女和青年，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并使之成为形成共识，解决国家和地方社区面临的安全和社会挑战的平台。

而媒体，包括社交网络和社区电台，则是教育和提高对一切形式暴力的认识，以及传播和平、宽容的信息，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必要工具。它们也是击败恐怖主义团体的激进思想和激进言论的传播工具。简言之，通过对话和协调努力缓解族群间紧张局势，公共当局、民间社会和地方社区可促进地方对克服族群间暴力和暴力极端主义斗争的强有力的主导权。

安全理事会非洲成员国还认为，族群间暴力和暴力极端主义具有跨国和跨区域的性质，因此需要加强安全、国防，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合作。必须确保区域和跨区域级倡议连贯协调，倡导分享经验和良好做法，加强情报和法律援助领域合作。

我们向马里和布基纳法索表示敬意，赞扬两国英勇努力，打击族裔间暴力和暴力极端主义，尽管经济条件特别困难。这两国是防止圣战组织向西非沿海国家扩散的最后防线。这道防线如果被突破，将为恐怖势力激增，实现其控制次区域港口及其巨大经济潜力，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的罪恶野心，提供绝佳机会。如此，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将成为恐怖主义癌症的中心，并可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

因此，打击族群间暴力和极端主义的挑战远远超出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严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的区域和国际安全紧急状况。因此，安理会三非洲当选成员国敦促国际社会和发展伙伴增加对该地区正在执行的各种发展举措的各种贡献。

最后，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果断参与寻求持久解决利比亚冲突的努力。利比亚冲突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潘多拉魔盒，这一魔盒被打开，已经加剧了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不安全和不稳定，造成了有利于建立恐怖组织的条件。尽管目前安全威胁严重，但区域各国继续不懈打击族群间暴力、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意志空前强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9月14在瓦加杜古和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12月1日在达喀尔作出的承诺就是证明。他们非常希望安全理事会在这一攸关区域和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时期发挥作用。

张军先生（中国）：我们认真听取了钱巴斯特别代表和非盟委员会和安专员谢尔吉先生的通报。他们的看法和建议值得安理会高度重视。

中方对上周发生在尼日尔的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向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希望他们早日从伤痛中恢复。

当前，西非地区形势总体稳定，经济持续发展，联合自强成效明显。联合国在西非的斡旋调解和维和行动有许多成功典范，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先后从安理会议程“毕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该地区仍面临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挑战，值得国际社会关注和支持。

族群暴力是西非面临的挑战之一。季节性迁移放牧导致对土地、水源等资源的竞争加剧，使农民与牧民冲突频发。种族差异、宗教分歧、气候变化、武器扩散等因素使有关问题恶化。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趁虚而入。“博科圣地”、“伊斯兰国”等在西非地区不断坐大，极端组织武装分子回流，利用有关冲突发动袭击，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同时，族群暴力与恐怖主义的联动性增强，需要国际社会综合加以解决。

我们要加快发展，消除族群暴力滋生的土壤。族群冲突本质上是争夺发展资源。极端贫困和发展落后是根本原因。应全力支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对非投资，加强贸易往来，全力消除贫困，尤其是为青年人创造教育和就业机会。应保障不同族群的发展权，提供均等公共服务。经济发展也将增强地区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赋予其改善治理、保护不同族群的资源和手段。中方正积极帮助地区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互联互通，并通过设立赴华留学奖学金、建立教育培训中心等向非洲广大青年提供教育和职业培训。

我们要综合施策，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国际社会应推动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西非热点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应鼓励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平等对话、和谐共处。应帮助地区国家反恐及去极端化能力建设。应重点解决外国恐怖作战分子流动、恐怖组织融资渠道多元化、恐怖组织与有组织犯罪合流等突出问题。支持西非国家之间加强边境管控和执法合作，分享情报资源，加强务实合作。中方已设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支持中非开展和平安全和维和维稳合作。首批2亿元人民币援助物资已运抵非洲，用于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我们还向萨赫勒地区反恐行动和五国联合部队建设提供了3亿元人民币援助。

我们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有关挑战。中方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赞赏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今年9月特别峰会就打击恐怖主义提出新的思路和举措。支持西共体和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联合探讨解决族群冲突和恐怖主义问题。萨赫勒五国联合部队、打击“博科圣地”多国部队等是西非国家联合应对地区恐怖主义威胁的积极尝试，是对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的重要贡献。国际社会应支持联合国为有关地区努力提供必要财政支持。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设立以来，已向多个非洲维和与反恐能力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我们要加强协调，联合国各机构间应形成合力。联合国驻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办公室应继续根据授权，与各方加强协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开发计划署等各机构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同西萨办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地区和平

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钱巴斯特别代表和办公室积极开展工作。

库兹明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谨提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根据解释性说明，安全理事会12月工作方案中确定的通报会主题与你今天提议我们讨论的主题有些不同。我们认为，你无疑意识到，以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这一政治化概念取代恐怖主义问题这个议题可能会引起负面反应。

然而，我的发言将聚焦本次会议的最初构想。这个构想提议讨论西非恐怖主义威胁的根源，与有关国家交换意见，并考虑在主要国际机构的参与下消除这场危机的办法。有鉴于此，我谨感谢钱巴斯先生和谢尔吉先生详细介绍他们积累的经验以及根据各自所领导机构的政策对局势形成的看法。

俄罗斯联邦谨就邻近马里边界的一个军营12月10日遭恐怖袭击事件导致70多名尼日尔士兵死亡一事向尼日尔人民和政府表示诚挚的慰问。我们希望，这起滔天罪行的实施者将被缉拿归案，并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申明，我国全力支持尼亚美打击恐怖主义威胁。

尼日尔发生的可怕事件不幸证实，非洲大陆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在进一步恶化。我们几乎每周都收到关于该地区某国数十名军事人员或平民死于犯罪团伙之手的悲惨报告。几内亚湾各国的稳定也有可能遭到破坏。

我们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一样感到关切的是，“基地”组织、“博科圣地”组织及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加强了它们在非洲大陆的活动。令人尤为关切的是成立了西非伊斯兰国，该组织一再宣称其目标是在该区域各国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哈里发国，并积极参与喀麦隆、尼日利亚、尼日尔和乍得边境交界处的恐怖活动。

移民流动不受限制，使恐怖分子能够利用经济困境招募新成员，军备控制系统崩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无法建立，跨境走私包括毒品走私持续发生，使恐怖团体得以拥有强大的资源基础。

今天，一些国家试图向我们表明，正如我们在今天会议的概念说明中看到的那样，农民和游牧民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该地区暴力激增的主要原因。这不是当前局势的原因，而是后果。总而言之，我们并不认为非洲恐怖主义的真正根源只与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相关。

必须采取平衡的办法，考虑引发恐怖主义的所有问题，包括外部干涉——例如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情况就清楚表明这一点。西非国家被迫“受益于”北约干预所导致的利比亚国家的崩溃。我们认为，非洲人自己也告诉我们，如果该国即利比亚的局势不实现正常化，该地区几乎不可能实现持久稳定。

我们的西方伙伴没有诚实地回答为何该区域某些国家出现了权力真空以及恐怖分子是从哪里获得这些武器库存的问题，而是试图在西非国家大肆推行各种基于它们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片面做法的方案。

在国际法没有对暴力极端主义给出普遍公认定义的情况下，我们呼吁合作伙伴避免使用未经商定的措辞，包括“本土暴力极端主义组织”等新术语。

我们认为，绕过政府直接与民间社会合作这一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方法的核心为干涉内政，包括为煽动所谓的颜色革命或类似行为创造了条件。我要强调，我们对在加强执法机构反恐部门的同时利用民间社会这一想法本身并无异议。然而，应根据国家的特点和传统利用民间社会的能力，同时不损害国家在基于国际法规范而非特定世界秩序规则开展反恐活动方面的主导作用。

如果这种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办法的支持者真的想证明其有效性，就让它们先试试将执法职能委托给境内非国家行为体。我们不信它们这样能解决仇外和新纳粹思想扩散以及右翼极端主义组织死灰复燃等紧迫问题，这些组织呼吁对其他种族、族

裔和宗教的人采取暴力行动。与此同时，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旨在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选择性活动似乎是政治操纵的工具。我们认为，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唯一途径是在综合办法的基础上避免双重标准，将强有力的执法和多方面的预防活动结合起来。

我们相信，必须进一步协调非洲人和国际社会在撒哈拉-萨赫勒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为此，我们支持萨赫勒五国集团成员国和乍得湖流域各国部署部队以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努力。必须有效遏制极端主义思想的扩张，直面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加强国家机构，并培养尊重人权的文化。在这方面，我们非常重视执行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以及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在该地区的活动。此外，我们支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在尼亚美首脑会议上通过的为改善该地区局势投资高达10亿美元的决定。

俄罗斯正在密切监测西非和萨赫勒的局势。我们已经在向一些国家提供相关军事和技术援助，并对军事和警察人员进行培训。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加强与该区域各国的多层面反恐合作，这种合作不仅限于解决族裔间争端或以关于暴力极端主义威胁的抽象猜测取代这种努力。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我谨感谢今天的通报者所作的非常翔实的发言。也请允许我向上周在野蛮袭击中丧生的尼日尔士兵的家属表示诚挚慰问。这一悲惨事件向我们清楚表明今天通报会的重要性和及时性。

西非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跨国挑战，从气候变化、贫困、青年失业日益严重，到非正常移民及人口、武器和毒品贩运，以及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浪潮不等。必须加强这些国家对新兴威胁，包括基于族裔和宗教原因的威胁的抵御能力。

为此，有几个正式和非正式机构在社区一级发挥着关键作用。宗教机构尤其重要。然而，也许可以让传统上参与所在社区生活的宗教领袖发挥他们的作用，特别是在内部治理机制薄弱或缺失的情况下。

同样，必须支持和加强地方政府防止部落间冲突和消除陈规定型流行观念的能力，这些观念的目的可能是将某些社会和政治团体边缘化，以及破坏区域局势的稳定。

处于政治进程边缘并受不发达、服务提供落后和高失业率影响的社区极易受到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影响。增强他们的权能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重要部分、变革的力量。

性别不平等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必须投资于妇女在所在社区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能力。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态势影响男子和妇女的方式不同。虽然青年男子似乎更倾向于加入这类团体，但妇女作为激进分子的母亲、妻子和朋友，往往被当作或被选为这些暴力团体的直接和间接支持来源。

最后，应对所有上述挑战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采取持续和全面的办法，包括执行受博科圣地组织影响国家的稳定战略、萨赫勒五国集团优先投资计划、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和联合国萨赫勒支助计划。因此，我们呼吁国家、区域和国际伙伴加紧努力，解决该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的根源，包括贫穷和不平等、排斥和边缘化、无法获得社会服务和经济机会、侵犯人权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

不言而喻，打击恐怖主义的责任不能只由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利益攸关方承担。恐怖主义袭击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正因为如此，应共同努力打击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暴力，波兰随时准备在全球反恐斗争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乌加雷利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赞赏及时召开本次会议和特邀发言者的宝贵通报。

秘鲁关切地注意到西非次区域面临的严重威胁，这与其巨大的资源、民众复原力和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地缘战略潜力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要特别

提到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扩张及其与有组织犯罪的密切联系，以及它们作为族群间暴力加剧因素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要从寻求解决该问题的有效行动角度，审视该问题的三个核心方面。我们坚决谴责最近该地区发生的袭击，特别是在尼日尔发生的袭击，我们向尼日尔人民和政府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首先，必须斩断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安理会7月通过的第2482（2019）号决议特别寻求采取行动，以加深对这两种现象之间联系的理解，从而查明、预防和消除这些联系。这可以通过加强各国的能力并促进国家和国际两级更有效的协调来实现；这两级的行动必须符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以便为国家的对策提供正当性。我们欢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9月在瓦加杜古就该问题举行会议。我们认为，尤其有必要查明和斩断后勤支持链，特别是在贩毒方面，而贩毒已将西非变为一个生产和向欧洲市场转运的次区域，恐怖主义团体在这一犯罪过程的不同阶段用金钱或武器换取对他们的保护。小武器和轻武器以及自然资源的非法贸易加剧了这种情况。此类活动腐蚀制度，瓦解社会结构。为此，有必要通过加强情报工作和边境管制来强化邻国合作，应对这些犯罪。

第二，打击恐怖主义和族群间暴力两者间的负面影响也至关重要，其根源是气候变化、人口压力和缺乏有效的国家存在等等。恐怖主义团体加剧了这种局势，它们破坏能够在农田退化和降雨不稳定的情况下和平解决畜牧和农业群体之间紧张关系的体制，或者通过偏袒某些群体或恶化族裔间或宗教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冲突，以便利用冲突作为它们开展无差别攻击的人力资源来源。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等区域组织必须为关于这些冲突的对话提供空间，同时促进适当的立法、新作物的适应和创建能够创造收入和就业、特别是为农村社区年轻人创造收入和就业的有影响项目。

界定整个背景的第三个因素是，需要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从多层面角度解决冲突的根源，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并加强促进人权和法治的能力，从而补充反恐对策。为此，国际社会必须从自己的区域角度为促进发展做出有效贡献，特别是在正在制定各种过渡进程的次区域。本着这一思路，我们认为，没有比可持续建设和平更好的预防这些冲突的活动了。这必然要求建立更加开放并包容各阶层民众，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的社会。

罗斯科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们首先感谢你和科特迪瓦召开今天的重要辩论会，并感谢我们的通报人花时间谈他们的见解。

正如我们今天从安理会每位成员那里所听到，西非日益恶化的局势是一项重大关切。上周尼日尔西部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再次突显了这一点，许多尼日尔士兵在袭击中丧生。我们向这些部队以及在西非遭受暴力极端分子之害的所有平民、国家部队和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家属表示慰问。

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本组织在支持国家和区域努力解决暴力驱动因素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不稳定不能仅靠联合国来解决，也不能通过单纯的军事或反恐举措来解决。我们需要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加强整个西非的稳定与安全需要针对相互关联的驱动因素采取全面办法。在该地区太多地方，腐败、无法提供基本服务以及年轻人缺乏经济前景，这些因素共同为极端主义团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气候变化的影响造成冲击和压力，加剧了族群间的暴力风险，包括助长对稀缺资源的竞争，而且经常跨国活动的猖獗有组织犯罪网络加剧了不稳定，并在国家权威缺失的情况下掠夺当地社区。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联合国系统的所有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采取全面办法，并且需要所有伙伴协调工作。我们认识到，打

击恐怖主义团体的区域努力，包括通过部署工作队帮助萨赫勒五国集团和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我们赞扬包括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内的各区域组织的努力一样。

就我们而言，联合王国将于2020年在马里部署250名人员，以便为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提供至关重要的远程侦察能力。

我们通过双边渠道捐助了660多万美元的资金，以支持多国联合特遣部队的运作，并向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捐款240万美元。我们正与西非伙伴密切合作，支持国家和地方主导的预防冲突努力，以防止极端主义和族群间暴力，例如在尼日利亚北部。联合王国五年来提供了价值近50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目前正在支持旨在为边缘化青年增加经济机会的举措。在博尔诺州，我们还提供了28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减少年轻人被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招募的项目。

然而，尽管像这样的个别举措很重要，但我们知道长期解决不稳定的根本在于建立繁荣和包容性的经济。为此，联合王国自豪地于1月20日在伦敦主办了联合王国-非洲投资高峰会议，以便为该区域调动高质量的国际投资。

我们必须同时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案，因为对这些复杂问题没有快速的解决办法。虽然各国当然必须率先为其公民提供援助并寻求冲突的政治解决办法，但联合国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支持各国。因此，联合国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整体办法。这应包括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工作，即在对国家实力、能力和资源进行适当评估后，支持各国努力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巩固基础。

我们热切希望看到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与该区域的联合国发展行为体之间加强协调。我们应通过反恐和制裁委员会继续努力，不让恐怖分子获得武器和资金，将他们绳之以法，并支持会员国加强各自的反恐框架和能力。我们还应加大力度，通过重点突出和协调一致的建设和平方案，解决该区域不稳定的根源。在这方面，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秘书长最近再次批准了马里获得建设和平资金的资格。联合王国仍然是建设和平基金的最大支持者之一，我们在2018年将捐款增加了一倍，达到4300万美元。我们期待着继续与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和建设和平委员会合作，利用这些资源，使面临族群间暴力和恐怖主义挑战的社区受益。

我有幸在西非工作过，并在该区域各国广泛旅行。这是我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三个特定领域，联合国必须团结一致，从根本上进一步将重点放在这些领域。从本质上讲，这三个要素是安全、善政与经济增长和发展。我们已经谈过安全问题了。除非各国能够在其境内提供安全，并能够跨越边境和边界共同努力在区域内实现安全，否则，就不会取得进展。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帮助各国建立这种能力。只有各国政府努力实施善政和法治，才能维持安全。我们当中许多人都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在可持续发展目标16中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善政是投资和增长的关键前提。投资和增长一旦实现，就能帮助落实第三个要素，即经济增长和发展。这将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并防止他们受到诱惑走上暴力的道路。

今天，我们听到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些问题；挑战在于我们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在这方面，我认为，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是，听到非洲联盟专员谈到重置的概念，重置以便重新审视我们在整个区域所采取的所有多重举措——已提到的有15项左右——并看看我们如何能够使这些举措更加协调一致，以便联合国和该区域能够更好地合作落实这些举措。

就我们而言，联合王国将继续与联合国和整个西非区域的所有朋友合作，发挥我们的作用。

霍伊斯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美国将这一议题列入议程。我本希望在拉开帷幕的情况下更多地讨论这一问题，就像本月份主席就任之初的情况那样。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德国就我们上周目睹的可怕袭击向尼日尔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

我要感谢各位通报者。我很高兴听到他们对有关局势有同样的分析和结论。他们都描述了局势的严重性。钱巴斯先生指出，我们正在目睹的暴力是前所未有的，谢尔吉先生也指出，局势正在恶化。在分析方面，我认为议席上就座的几乎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正如我们的联合王国同事所提到的那样，根本原因是施政不力、国家无法向民众提供基本服务和安全。数字简直是糟透了。该区域约有2800所学校关闭，司法系统不起作用，我们看到多数国家的腐败、人口边缘化和青年处境不利等问题。

我对局势的分析不同于我们俄罗斯同事的分析，我只想指出，在圣诞节假期期间，我们可以看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2017年进行的一项题为“非洲极端主义之路”的研究报告，其中载有关于该地区局势的非常好的统计数字和实例。2017年情况已经很糟糕，而自那以来情况又恶化了。我认为开发署研究报告中的分析仍是绝对正确的。报告突显与两性不平等有关的施政不力情况，这仍然是一场噩梦。我也感到高兴的是，几乎所有人最终都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

现在，谈谈将会产生的后果，各国必须对解决自己的问题承担主要责任，它们只能得到这方面的支持。我们听取通报者介绍关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非洲联盟提供支持的情况，对此我深受鼓舞。每个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我认为它必须与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齐头并进。在联合国内，我们必须采取一种“联合国一体化”的做法。今年早些时候我们访问一些国家时，我的印象是，联合国各机构之间进行了良好的合作。

我还要强调谢尔吉先生和其他人对采取一种全面做法所表明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解决基本的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恢复或真正实施善政，这个问题就没有军事解决办法。各国政府必须尊重人权。各国政府必须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必须重建对该地区各国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如果没有司法制度，人民便不会信任政府。我们必须打击腐败；非洲的收入差距也很大，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保护学校。我认为，军队和安全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保儿童能够上学。我们还必须听取民间社会的意见。各国政府必须让妇女参与所有作出决定和照顾年轻人的机构的决策进程。只有实施善政，军事安全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德国参与了所有这些努力。我们为此花费了数百万欧元。总理已多次访问该区域，外交部长也是如此。我们无疑强调实现该区域稳定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正竭尽全力加强对法治和安全部队的信心，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改善移民管理工作，防止和打击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并在地方一级建立社会团结。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要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我们也诚挚感谢查巴斯先生和谢尔吉先生的宝贵通报。我们赞赏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西萨办）在查巴斯先生领导下发挥的作用，他正努力在包括减少政治紧张局势、治理以及执行《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的许多方面取得进展。

我同其他发言者一道，向尼日尔政府和该国上周二发生的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这次袭击造成71名士兵丧生。我们祝伤员早日康复。这次袭击表明整个区域面临的安全挑战十分严重。

西非和萨赫勒正在应对许多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活动和武器的扩散、气候变化和非法毒品贸易，所有这些都加剧了该区域的不稳定。关于这些挑战的讨论必须解决根源，同时必须在发展、为民众创造经济机会以及加强治理等方面取得进展。已经有一些旨在实现发展的区域、国际和联合国倡议，必须协调所有这些努力，确保其取得成功，因为这将有助于在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和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取得的军事成果基础上，在该区域各国政府和

人民之间建立信任，并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现象。就科威特而言，我国通过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为各种发展项目提供资金——过去五年，将近6.4亿美元，从而为支持西非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另外还有一些挑战直接导致西非社会内部暴力增多，例如，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冲突、气候变化以及偏远地区缺乏国家权威——这一现象已经蔓延到一些西非国家。因此，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与社会福利和发展努力相关的问题上。另外还亟需在不同族群间实现社会和解，并采取旨在确保族群间和平共处的举措，以实现该区域的稳定。我们看到马里采取了此类措施，政府与马里一些主要族群的代表签署了和解协议。

联合国在西非设有许多办事处和特派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萨办，它在整个区域发挥着关键作用，需要我们的支持，以加强其任务授权并调动必要的资源，使其能够尽可能有效地履行职责。它还支持该区域各国努力应对各自面临的挑战，建设自身打击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活动的能力。

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在保护平民和支持各国政府制定防止族群间暴力和实现稳定的计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还欢迎该区域各国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框架内所做的努力，该共同体9月份公布一项承诺，要致力于执行其决定，即加强对话在缓解社会紧张关系方面的作用，并确保妇女、青年和宗教领袖参与这一进程，因为他们与民间社会组织一道，在实现宽容、温和节制和共存方面发挥着根本作用。

最后，我要强调，联合国的作用不限于遭受冲突之害的国家，对于预防冲突、局势恶化和冲突复发也至关重要。西萨办致力于这一方面，我们已看到它在布基纳法索应对不断恶化的局势以及在冈比亚2017年总统选举之后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我们促请西萨办继续按照这些方针开展工作，并且重申，我们全力支持其努力。

德里维埃尔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选择讨论西非的族群间暴力和暴力极端主义问题。我也感谢两位通报者的发言。

萨赫勒和乍得湖流域的局势触目惊心。据报，几乎每天都发生严重的族群间暴力，而且，恐怖主义威胁继续蔓延。在这方面，我代表法国对尼日尔军队12月11日遭到袭击表示慰问。在这种情形下，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首当其冲。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特别是在布基纳法索，形成的威胁扩大到几内亚湾国家。

我们都清楚不稳定的根源。经济脆弱、国家软弱无力、贩运活动增多乃至气候变化的影响都加剧有时是古老的族群间的对立。但是，在大规模分发轻武器的背景下，犯罪和恐怖主义团体也将紧张局势用作武器并从中牟利。尽管提供了支持，但局势继续恶化。因此，亟需采取行动。法国呼吁集体行动和动员起来。

在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内，我们必须继续鼓励有关国家改善治理，促进社会凝聚力。亟须执行《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拖延行事已经太久，现在需要取得重大进展。第2480（2019）号决议确定了明确的目标，我们重申，凡是可能妨碍执行和平协议者都将可能受到制裁。

解决办法首先在于有关国家。应该由这些国家来制定兼顾安保措施、人道主义救助和发展举措的政治战略。任何国家都无法替代它们做到这一点。然而，它们的资源有限。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帮助它们。

我们亟须加紧努力打击恐怖主义。法国仍然通过“新月形沙丘行动”致力于这些努力。继昨天在尼亚美举行萨赫勒五国集团首脑会议之后，马克龙总统将于2020年初会见该区域五国总统，以便重新确定我们联合行动的政治和行动框架。萨赫勒安全与稳定伙伴关系是法德提出的一项倡议，应该有助于加强该区域各国的能力。它将于2020年第一季度末正式启动。

我们必须支持区域倡议，特别是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该部队开展行动的速度和效力最近有所提高，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国际支持，特别是后勤和财政方面的支持，它就无法长期维持其行动。联合国必须协助提供这种支持。法国鼓励尚未兑现向该部队承付的资金的捐助方尽快这样做。这些努力必不可少，但军事斗争只是解决之道的组成环节。如果脱离预防、和解、正义和发展措施开展这项斗争，就注定会失败。

面对族群间暴力，必须防止对抗和暴力激进化，并在这种情绪扎根后立即予以消除。事实证明，某些传统的冲突解决机制卓有成效，必须予以支持。必须处理牧民和农民之间的季节性游牧和冲突问题。新闻传播至关重要。为此，法国数年来一直支持马里的社区广播电台，并为新闻记者培训方案提供资助。

赋予国家机构新的合法性也至关重要。民众往往迁怒于中央当局，因为其行为没有为他们带来实惠。因此，各国宜协助在偏远地区提供公共服务，并在那里开展可持续发展项目。萨赫勒和乍得湖流域周边地区也具备未充分挖掘的农业潜力。在布基纳法索，法国开发署多年来一直向农村部门和教育系统提供支助。现已在那里取得显著进展——小学入学率从2001年的46%上升到2016年的86%。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取得成功的机会，并消除根源。

我们还必须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目标，在资金上做出巨大努力。法国正在这方面做出积极贡献，为萨赫勒联盟项目组合捐赠16亿欧元。我们目睹联合国和其它伙伴，特别是欧洲联盟做出值得称赞的努力，我赞扬欧洲联盟是萨赫勒的主要捐助方。然而，我们必须开展更多工作，也必须更加有效和高效地采取行动。

最后，我谨再次强调迫切需要援助萨赫勒和整个西非。局势持续恶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再也不能任由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

查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美国和科特迪瓦召集本次会议，并感谢查巴斯特别代表和非洲联盟的谢尔吉专员所作的通报。我们还要向尼日尔遇难士兵的家属表示慰问和祈祷。

我们听取了通报者的发言，并阅读了秘书长今年早些时候的报告（S/2019/549），其中除其它外，还着重强调西非动荡的安全局势，其特点是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活动助长的族群间暴力。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也利用当地的怨愤情绪和缺乏有效的国家机构的状况扩大了其势力范围，一些发言者今天已提到这一点。

尽管各国政府和区域组织做出了努力，但安全局势继续恶化，造成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包括流离失所。此外，该区域的气候变化和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剧局势，这增加了对各国政府的压力，并使该区域长期陷于安全无保障的循环。通报者和安理会成员今天都重申，亟须解决不稳定的根源。在这方面，我要着重强调三点。

首先，关于支持国家和区域努力，印度尼西亚欢迎西非和萨赫勒国家采取举措，通过集体安全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如组建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和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应当继续支持这些举措。然而，除了国际支持之外，还必须确保此类举措也得到民众的更大支持。我们过去称之为“赢得民心民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是确保以正当司法程序将施暴者绳之以法。安全部队也必须对其行为负责。还应该通过能力建设，包括预警和早期反应机制，支持各国政府为其公民提供安全和保护。

其次，我们必须致力于社区参与与和解。印度尼西亚认为，这是促进族群和分化的群体进行和解的最必要行动方针，以防止进一步的暴力。国家、区域和国际行为体必须致力于社区参与与和解努力，从而使所有受影响的族群和解如初。除其它外，这可以通过不同族群间的调解和对话加以实现，以确保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怨愤情绪得到倾听。

土地保有权、经济不平等和生计等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和讨论，包括增强和加强解决冲突的文化和传统机制。

我要谈的第三点涉及需要部门和区域范围的战略以及国际合作。谢尔吉专员间接提到一种通盘做法，我认为，这一点颇为重要。安全对策必须是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更大战略的一部分，我赞成我们在世界许多其它地方采取的柔性做法。消除贫穷也应体现在更大的战略中，其中还应该包括加强国家存在和能力、缓解人道主义局势、重建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此外，国家彼此邻近、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跨界活动以及其它因素加大该区域不安全状况蔓延的可能性。我们在访问该区域时听取了关于漏洞百出边界的问题以及区域组织需要国际合作和援助的情况通报。

最后，我谨重申，安理会成员今年早些时候访问过该区域。我们前往该区域的不同国家，会见了当地领导人、利益攸关方和官员，并听取了他们的问题。现在需要的是采取行动支持该区域各国、联合国派驻当地的各特派团，当然还有区域组织。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们访问马里期间，我们听到一个妇女非政府组织请求我们将自己在安理厅的所有发言转化为具体行动。现在时机已到，我们应该同前面的许多人一样表明，我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以具体方式解决这一局势。我们切莫忘记当地民众的请求。

特鲁略尔斯·亚布拉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穆罕默德·伊本·查巴斯先生和斯梅尔·谢尔吉先生的通报。

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们谨向尼日尔当局和人民以及受害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在此之前，一个军营周三遭到凶残恐怖袭击，造成71人丧生。星期五，先前被绑架的四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被处决，我们也要就此向尼日利亚表示慰问。我们最强烈地谴责这些行径。

我们在再次目睹上述令人痛心的行为时强调今天上午促使我们聚集一堂的问题的紧迫性。不幸的是，正是在痛苦、无能为力和集体不安全感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并保持警惕，设法化解西非和萨赫勒民众遭受的局势，他们是多种形式暴力以及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我们对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扩散导致该区域安全局势急剧恶化感到严重关切。这些团体加剧族群间，包括农民和牧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与专门贩运毒品和人口、从事海盗活动和掠夺资源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有关联。显然，族群间暴力和其它冲突问题要求我们解决其结构性起因，包括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的缺陷，因为这些缺陷进而削弱当局满足民众的粮食、教育、卫生、水、能源以及有限或不平等的政治代表权等基本需求的能力。因此，改善生活条件，特别是改善该区域年轻人——约占人口的65%，因而日益成为多数——的生活条件是重中之重。

另一个重大问题是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安全风险因素造成的影响，其后果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影响对该地区大部分民众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每天都面临缺水、可耕地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和干旱等问题。所有这些都会影响人们的粮食安全、健康和生计。因此，有必要继续支持受影响国家评估其风险、制订减轻这些风险的战略并建设其复原力。

尤其应关注该区域的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问题，这改变了族群间暴力的性质，这种暴力由于农民和牲畜转移放牧流动增加而变得越来越致命，正如我刚才所说，人们公认这个问题是由气候变化和在提供公平和持久解决办法方面存在的挑战引发的。在权衡为纠正这种情况而采取的行动方针时，我们鼓励与加强地方机制的区域机构合作，以维持和平、巩固社会凝聚力和解决结构性原因为重点，例如，通过为农村青年创造就业机会的举措，旨在减少不平等和社会分裂，并解决其中一些领域的治理不足问题。

鉴于西非和萨赫勒的安全危机，特别是在人们以农业和牧业为生的地区，对农村地区投资对创造机会至关重要，特别是为年轻人创造机会，以此作为预防和减轻争夺自然资源冲突的手段。根据我们的自身经验，我国认识到并促进农村投资产生积极催化影响。

我们赞扬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努力促进妇女有系统地参与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举措。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中作为调解人以及在建设和平和冲突后局势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制定解决危机结构性原因的全面战略方面也是如此。鉴于威胁、挑战和机遇的多层面性质，安理会必须继续团结一致开展工作，以协调和全面的方式应对这些威胁、挑战和机遇。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美国和科特迪瓦倡议召开本次会议。我也感谢查巴斯特别代表和谢尔吉专员的通报。

我还愿借此机会悼念萨赫勒地区最近暴力事件的所有受害者，包括最新发生在尼日尔的暴力事件。

首先，我赞同查巴斯先生所作通报并强调，我们必须避免把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族裔间暴力、族裔间冲突、宗教冲突和具有叛乱性质的暴力混为一谈。我们绝不能落入陷阱，以过于简单的方式理解令该地区动荡的现实。特别是，我们必须避免把任何一个族群污名化。

正如我前面许多其他发言者所说的那样，光有安全对策是不够的，即便它显然是不可或缺的。该区域的背景众所周知：气候变化、人口高增长、社会不平等、叛乱、治理薄弱甚至有时不存在、国家合法性遭受挑战、对自然资源的竞争加剧、非法贩运以及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发布的《2018年牧民与农民冲突研究》详述了这些要素，该研究提出了20项涉及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具体建议。我们知道存在解决办法，现在我们必须实施它们。

不公正感是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在西非，所谓的正式法院判决很大一部分涉及土地纠纷。这些判决由于个人利益甚至腐败而经常受到负面影响。因此，人们不仅认为国家不公正，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公民眼中，国家失去了合法性。因此，重要的是应指出，在2012年圣战叛乱分子占领马里北部期间，在该国实施的旗舰措施中运用了特别暴力和不公正形式的司法。游牧社区也有同样的不公平感，例如，在牲畜被盗数量不断上升的情况下。

对比利时来说，解决这种不公正和有罪不罚情绪的办法在于在有益时促进正式司法和传统司法形成合力，从而相辅相成，由此来恢复和加强法治。这是反击恐怖主义言论的切实办法，从而解决暴力的深层根源之一。萨赫勒倡议中的安全与稳定伙伴关系符合加强国家合法性的想法，因此应当得到我们的支持。

平民得不到安全是该地区暴力升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人们正在组建民兵以保护他们的生计、村庄和家庭。国家的这一失败要求我们——国际社会——继续加强对西非安全和国防部队的支持。然而，我要强调，确保其公民的安全首先是每个国家的责任。从中期来看，这包括赢得——有时是赢回——人心，因为安全部队必须得到人民的接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安全部队不仅必须有效，还必须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不过，在结束会议之前，我想提及俄罗斯联邦代表就今天议程项目所作的发言。安全理事会主席承认今天会议议程项目的标题不正确。因此将在记录中进行更正，以反映安理会每月暂定工作方案中出现的议程项目的正确标题，即“非洲和平与安全：西非族裔间暴力和恐怖主义”。

中午12时散会。